

拥抱新春

张怀平

喜庆!
喜庆属于神州!
新春到了,到处都充满着喜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舒心和高兴,繁忙和捷报,让祖国的新春生机勃勃,欢乐与喜庆,让新春的祖国万象更新。
中国的新春,总是由喜庆来写序。
新春到了,我们从微笑出发,到处悬挂着庆贺的灯笼,到处贴满了庆贺的福字,到处充盈着祝福新年的欢声笑语,到处酝酿着走向新生活的计划。新春,总是在欣喜中启程。

新春到了,我们从身边的感受出发,盘点一年的喜悦。群众路线教育,让人们看到了跟着党走中国就有希望,反腐倡廉、贪官落地,巩固了江山社稷。各项改革扎实推进,落地生根,让人们看到了美好前程,执政为民,关注民生,赢得的不仅是掌声,更多的是心声!新春,总是在灿烂里启程。
新春到了,我们从希望出发,带上一路的阳光,带上一路的激情,带上你我的梦想,以中国名义搏击,走中国特色之路,一步一个脚印,总能走出中国梦的奇迹。
中国的新春,总是由喜庆来写跋。
不论城市还是农村,积攒了一

个春秋轮回的力量和智慧,在这个起点共同发出春天的问候:新春吉祥!
新春吉祥,更精彩的未来还在前方,山遥路远,水悠悠流淌。一切新鲜而灿烂。
我们眺望一年的美景,在第一时间里,用心喊出春天的问候,然后拿起如梭之笔描绘心中的蓝图。中国梦的实现,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每一个勤奋的实干家。
我们倾听过去的风雨,倾听新春的歌声,倾听和谐社会的步伐,倾听汗水汹涌的浪潮,倾听捷报飞翔的声音。
(作者单位:滦南县公安局)

送温暖情系百姓家

本报讯(记者 刘东昕)在羊年新春佳节到来之际,2月8日上午,河北省书画艺术研究院组织18位书画家赴新乐市开展“义务写春联、慰问贫困家庭送温暖活动”,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
活动在新乐市爱尚广场举行,这天恰逢大集日,老百姓们早已排队等候,书画家们不畏严寒,立即准备铺开放笔挥毫,现场气氛十分热闹。活动期间,河北省书画艺术研究院院长赵岩峰与当地相关领导来到何家庄、同义庄等村,为孤寡老人、贫困家庭送去了春联、福字,以及

米面油、暖宝等生活物品,让困难家庭也能度过一个祥和愉快的春节。
此次活动得到了新乐市文联、书协、计生局、民政局、计生协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共书写了两千多副春联、福字。此次活动受到当地群众热烈欢迎,纷纷称赞活动意义非凡,让他们真正感受到了党和政府送来的温暖以及艺术家们带来的独特慰问。这次文化下乡活动使文化艺术更接地气,让文化成果更能融入普通百姓生活中,为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盼年

年味是从雪后的那个早晨开始,还是从“噼叭”的鞭炮声中开始,已不再重要。在城市待惯了,年味渐行渐远,孩童时盼年思年的兴奋劲儿不见了,不只是年,那份急切的盼呢?那份新奇的等待呢?难道随着

年龄的增长逝去了吗?常常忆起,雪后的那个早晨,看到一群麻雀忽儿落在屋前的梧桐树上,忽儿又“嗡”地涌向雪地,“叽叽喳喳”。不远处鞭炮声起,一股清新的年味扑鼻而来。
小时候盼下雪,因为有雪的季节离过年不远了,集市上早早有了鞭炮,孩童们一入冬就鼓动着父亲去买,往往买上长长的一挂,在孩子们一天天偷偷地拆下,到年底只剩下不到半挂。一群孩童如麻雀般奔出家门,手拿鞭炮,在雪地里比响,显摆着各自鞭炮的威力,阵阵欢呼跳跃,使村子早早就充盈了年味。
乡村的年味,就从这鞭炮声中开始了。

和这鞭炮同时映入眼帘的还有卖货郎,泥哨、玻璃球、糖瓜,都是伙伴们喜欢的物件,有的从兜里掏出手绢包,一层层打开,从一年的几块钱积蓄中庄重地数出几个铜■儿,买个泥哨,兴高采烈地吹出调儿来。没钱的,便到家里拿来鸡蛋、铁头,以物易物,换来自己喜欢的鞭炮,或内心带柑瓣的玻璃球,欢天喜地和同伴们厮摆,那种喜庆劲儿,充盈在乡村各处,使这个几百人的小村,随着春节驾到,分外灵动起来。
后来,我参军入伍了。在军营,哪天有值得厮摆的事,就在挂历上用红笔把这个日期圈起来。时间长了,这些红圈好像自己走过的一串串红色脚印。立功了,受奖了,连长表扬了,当到这一年的尽头,再把这些荣誉收起来,过年回家时炫耀给父母看,以满足自己那份小小的虚荣心。那时,每到过年,便有提着大包小包的游子从外面归来,无论开车、坐火车或坐客车来,都把自己光鲜的一面亮出来,呈现貌似衣锦还乡的景象,成为村上人的谈资。过年,好像成了生活在外乡的游子回家比视的秀场。
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少了盼年的欲望,也尝不到年俗那浓浓的味道的了,年只是作为一个符号,和漂流瓶无关,和过年无关。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年节,应是聚集快乐的节日场,应是回归童趣的民族习俗。这样想着,有些盼年了。
(作者单位:沧南监狱)



赵金钢



山野

盖智勇 摄 (作者单位:平山县公安局)

写春联

王文生

在春节年货市场看到一副副鲜红的春联,不禁回忆起当年自己写春联的情景。

20世纪50年代,农村读书识字的不多,我是我们村仅有的四个中学生之一。每到春节,街坊邻居都请我写春联。那些天,我简直成了小忙人,一天到晚趴在桌上没完没了地写。

虽说学了点书法,但写春联还是“赶着鸭子上架”,因而闹出不少笑话。初写春联不知道按字数打格,结果字体大小不一,字距长短不齐。记得有一年为大伯写春联,上联字距尚可,下联字距太紧,结果留下一片“空地”,父亲只得赶紧跑到集上买来红纸,这才为大伯重写了春联。那些年,为邻居写春联,我赔了不少工夫,家里也赔了不少纸张。

为给邻居写好春联,每年临近春节,我都从集市上买本“皇历”,上边有不少对联。对联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变化。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春联的内容大多是歌颂翻身解放的。如:“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吃水不忘挖井

人,幸福不忘共产党”……此外,老一辈传下来的祈求福寿和喜庆的春联也不少,如:“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鞭炮声声辞旧岁,蜡炬灼灼迎新春”……写春联剩下的红纸,我把它裁成大小不一的帖子,并写上祈福或喜庆的语句,如:“出门见喜”(贴在大门口);“春光满院”(贴在院子);“梦见周公”(贴在炕头);“锦衣满柜”(贴在水缸);“清水满缸”(贴在水缸)等等,得到了邻居们的夸奖。

1965年,我远离家乡到天津上大学,临近春节才能回家,特别是1970年参加工作后,回家的时间更少了,因而为邻居写春联的机会少多了。
1978年,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民心欢畅,国家兴旺。春节回老家,我编写了这样一副对联:“辞旧岁张灯结彩千家喜庆;迎新春锣鼓喧天万象更新”,横批:“形势大好”。没想到,对联贴出后,许多路过的人止步品味,纷纷说好,以致许多年后,村里不少人还沿用这副春联。
(作者单位:省司法厅)



春节将近,唐山市书法家协会组织开展“送万‘福’进万家”书写春联公益活动。2月8日,书法家们来到丰润区石各庄镇石各庄村书写春联,受到群众热烈欢迎。图为唐山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张凤生(左)为村民送上“福”字。

本报记者 刘文利 摄

读几本“闲书”又何妨

郭军峰

莎士比亚曾经说过:生活里没有书籍,犹如生命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犹如鸟儿没有翅膀。可见读书对于一个人生活、工作及取得发展的重要性。

作为一名人民警察,如果说破大案、抓逃犯是“硬功夫”的话,那么读书就算是“软实力”了,读书学习会给予民警持久和强大的力量。我们的民警多读一些书,才能使业务精,公正准确地执法,这样才能更好地伸张正义,更好地理解、宣传、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有力地维护好社会稳定,让百姓们满意。

但现实中,很多民警在阅读书籍时表现出太多的功利色彩,他们希望去读有利于短期内提高成绩的书,而非发自内心愿意看的书。如临近执法考试时,要是没有民警抱着一套《上下五千年》看得津津有味,在其他他人看来是可笑与不可理喻的,于是乎赶紧劝其去读和考试相关的书籍以提高

自己的成绩。读书对人来说是什么样的存在?笔者以为阅读应该是有“粮食”而不是“药”,更不是有神奇功能的补品。功利性阅读,正在破坏着人们的阅读品位和胃口,甚至可能造成他们对读书的怨恨。事后摆脱功利阅读的他们,要么干脆远离书籍,要么青睐快餐读物。

《庄子》中说: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如果每位民警把阅读看作是粮食,而且是杂粮,促使自己每天吃一点,每一种吃一点,那么自己肯定会长得很结实。千万不要把阅读当成补药,自以为当下缺什么,就捏着鼻子给强灌下去。吃五谷杂粮长大的人和吃补品的人哪一个更结实、更健康不是显而易见吗?

我们要读的书无外乎两种:一种是专业书,每个人为了工作、学习必须读的;一种是文史哲,还有天文地理等等与工作不相关的“闲书”、“杂书”,只要是健康的,喜欢读什么就读什么。只有让自己体会到阅读的快乐,才会激发

出兴趣。公安民警尽可能多地汲取不同领域的知识,以拓展业务知识的思维空间,从不同角度、用多种方法去勤读书、爱读书。如果能保持读书的习惯,不仅能增长知识,开阔视野,学会思考,提高为民服务、打击犯罪的本领,而且会得到情感的陶冶和精神的享受,升华人生境界和修养。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爱读“闲书”的民警不仅提高了修养,心灵得到了升华,更是利用学到的知识在工作上发挥得游刃有余。手捧一杯清茶,读上几本“闲书”“杂书”,我们需要的是在“闹市看书”的定力,克服“当下”的喧嚣与浮躁。
(作者单位:石家庄市高新区公安分局兴安派出所)



诗可以离大地很近

安世乔

几乎是几天之内,一直安静地生活在湖北钟祥石牌镇横店村的农村妇女余秀华和她的诗一下子火了起来。无论是对于余秀华及其诗歌的热传播,还是冷思考,当被裹挟着“脑瘫诗人”、“当选作家协会副主席”等信息的众声喧哗尘埃落定后,人们最终会回到事物的本真——诗人的诗和诗人的写作。剥去信息传播中喧嚣词汇的外衣,我们依然会说,余秀华及民间写作者的诗对我们是一个提醒。

对于生活本真、独特生命体验无过多背负地抒发,以及只管质朴、真实地生活,从来不希望诗歌给自己带来什么的无功利态度,让民间诗歌写作有着独特的魅力。人们会说,这是一个缺少诗意的时代,是一个文化也成为消费品的时代。然而,我们不能漠视,在世俗的生活中,仍有茁壮的绿意冲出庸常的封壳;在寻常的巷陌里,仍有清亮的光芒穿透麻木的阴霾;在流水线的中国制造业、在深深的地下巷道里,依然有思想撞击现实叮当作响的声音;甚至是商品流转的繁忙

中,仍然有透过缝隙投下来的月光。它再次告诉人们,诗歌不是有闲阶层把玩的文玩器具,也不仅仅是文人墨客的浅斟低唱,它是寒夜中的火光、雪地里的萌芽、洪流中的翻腾,它可以离现实更近一些,离大地更近一些。难怪,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余秀华、秦兴威、小西、红莲、老井诗歌朗诵会,主题被命名为——“日常生活,惊心动魄”。

也许,大部分民间诗歌写作者,被身边的人所熟知的身份,是农民、快递员、矿工、个体业主……但在生存的压力与生活的烦琐中,诗一直未曾在他们的生命中缺席。时光长河中,诗经、汉乐府中吟咏出接地气诗句的,是不是也出自像他们一样模糊的身影?明代李梦阳曾提出“真诗乃在民间”的诗学主张。在当代民间诗歌写作中所洋溢的真切之情、自然之音,仍是“真诗乃在民间”的最好注解。对于民间诗歌写作者来说,诗歌写作不会给他们带来什么丰厚的物质回报,但他们依然笔耕不辍。“如果给你寄一本书/我不会寄给你诗歌/我要给你一本关于植物/关于庄稼的/告诉你稻子和稗子的区别/告诉你一棵稗子提心吊胆的春

天”(余秀华《我爱你》)。“每张床上都躺过一个呻吟的故事/每张床单都做过/献血的稿纸”(红莲《骨科病房》)。“假如它能够大声地读我这首/在煤壁上,为它写的诗/肯定不会淹没这么多无辜的生命”(老井《写给瓦斯》)。民间诗作是从深厚的生活岩层里开挖出的矿石,带着生活原生态的肌理与质感,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棱角分明。它们如同丛林中的响箭,振聋发聩,惊动了灵魂。

对于更多的民间写作者来说,也许笔触还显生涩,风格也不甚成熟,但他们一直保持着一种让诗歌渗透于生活的状态,保持着缠绵不尽的诗歌情结。我认识一位女创业者,她白天处于打理业务的繁忙状态,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她的诗作如同汨汨清泉在微信上涌出,流淌着对精神家园的呼唤。在民间诗歌写作者之间,还有许多自发的启蒙、互动和交流。他们用自媒体等交流平台托出了诗歌的碧蓝星空,让星辰遥相呼应,互诉衷肠。

民间写作的状态与时代背景休戚相关。商品经济时代,相对于计划时代的四平八稳、一成不变,更具有挑战、机遇、风险、未知。在社会的转型期,人们的行

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也都发生着明显的变化。作为每一个个体,宛如一个小宇宙,他感受到速度,也体验到压力,他看得见光明,也触碰到黑暗,他感受到正能量,也会遭遇潜规则,他享受机会均等,又懂得上某些领域的不公。诗歌评论家、诗人陈超说过,诗这种东西,是经验与语言之间彼此发现、彼此省视紧张关系的恰当解决。民间写作者,他们的肢体在现实中经历摔打,他们的文字在精神领域艰辛攀登。所以,在许多人的以为诗歌越来越小众的时代,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诗歌江湖的不平静。

诗人庞培说,我不知道未来中国的诗歌会怎样,但我知道它一定不是,也不会是怯懦自私、狭窄纠结、阴暗和小气、性格含混不定、个性面目模糊的。我想,走向未来诗歌时代,民间诗歌写作正在路上。纵观文学史,历经时光的冲刷,总有一些文本淹没于来路之中,但民间诗歌写作终会成为中国诗歌整体表情、面目的一部分。

记得陈超先生曾经说过,文学史上留下的是海上的灯塔,而真正的文学是灯塔下浩瀚的大海。也许,多少年后,放眼望去,人们大部分看到的是雄起的山峰,但让山林充满生机的,是深山褶皱里葱郁的树林,以及葡萄在大地上低调的野草。以梦为马,深耕大地。民间诗歌写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值得关注和期待。